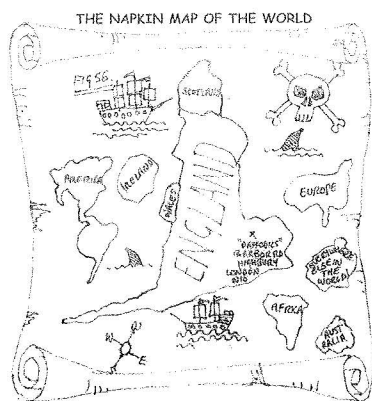


掙脫桎梏，揚棄教條，打破迷思的新藝術教育

格蘭姆·查姆士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

有些人總把自己的生活當成世界的核心，不知道自己的孤陋，總以為自己的見識比較重要。北美很流行用地標圖 (尤其是觀光景點和餐廳)，這種地圖總是把自己所在的位置放大，即使是一個小地方也畫得比週圍的省或州更重要。就好像下圖的餐桌紙墊地圖，位在倫敦的一家餐廳Mr. Bean似乎就是世界的中心。



東方與西方的藝術界一向互相貶損，自視本身的成就高而瞧不起對方。西方藝術界早自17世紀就批評中國繪畫「透視」不正確，而中國人則認為西

方繪畫賣弄光線效果這些雕蟲小技，忽略真正的藝術價值 (Clunas, 1999, p.130)。幸好藝術教育人士並不是Mr. Bean，我們已經體認到文化的差異，揚棄了西方主宰世界的優越感。當代藝術教育人士，不論來自何種文化背景，都不可能同意150年前英國鑑賞權威Owen Jones (1856) 所謂：

中國繪畫正足以表現中國人的天性；他們的特色就是古怪，然而卻稱不上富於變化，因為中國人根本就欠缺生動鮮活的想像與創造，他們的畫作也絕不可能達到理想的藝術境界。

就算不是中國人，也無法苟同這樣傲慢的說法。藝術教師處在日益國際化的環境，不應該隨意批評異己，而是要：

- 矯正自身的文化優越感，擬定正確的藝術教學策略；
- 訓練學生認識各種族、各文化群體的藝術家與藝術特色；
- 鼓勵學生透過藝術創作，挑戰種族歧視及社會對異己的偏執態度；
- 在藝術課程中探討弱勢群體的今昔；
- 迴避探討這些議題，就是默許偏見及種族歧視；
- 要勇於挑戰學生對「異己」的成見；鼓勵學生發問，引導他們去瞭解別人的經驗與觀點；

我們的學生面對的是更為開放、更多交流的世界，舊有的枷鎖、教條，迷思都會受到質疑。就如William Chase所說：「多元化並不只是禮貌的接納，也不只是願意包容異己。多元化是真誠的體認到不同的人、不同的種族、不一樣的聲音、不一樣的想，都和我一樣重要，應該受到一樣的尊重，更願意將這樣的體認化為具體行為。」加拿大至少已有兩項全國教育計劃採用了這種理念：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跨文化教育計劃 (Transculturalisms Project)，以及溫哥華艾蜜莉卡爾藝術設計研究所 (Emily Carr Institute of Art and Design) 的國內教育計劃 (IntraNation Project)。國內教育計劃設計了一些問題，供藝術教育人士思考：

- 藝術教育與反種族歧視教育有甚麼關係？與反殖民／反帝國主義有甚麼關係？（僅僅承認人我的差異還是不夠，我們需要積極消除各種形式的迫害，多元文化教育勢必要結合反種

族歧視／反壓迫教育)

- 藝術教育是激進思想嗎？
- 藝術教育人士（教師或藝術家）只在特定的地區工作嗎？
- 教師或藝術家使用甚麼樣的字眼來述說這樣的工作？例如「反政治」、「反種族主義」、或「身份認同」？使用這些辭彙做口語或文字表達，是出於甚麼原因？

如果全世界只有 100 人，那麼其中有 58 個亞洲人、12 個非洲人、10 個歐洲人、8 個拉丁美洲人，北美只有 5 個人而已。這些數字應該足以開悟北美洲的人，讓我們放下傲慢的身段。我們處在全球化的時代，不但該承認自己的文化經驗還有待充實，更需認識我們與世界上其他文化的相互關係。教育人士必需瞭解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更會不斷演變。學校教育似乎難以面對現代如此繁複的多元形式、各種混血身份、交錯的文化特色。所以我們乾脆就不管，所謂的多元教育人士往往穿戴著防護罩和面具，將我們所不熟悉的文化異化、淡化，把外來文化包裹成歷史文物。我們雖提倡「多元文化」，卻經常把各種文化歸類為與我們無關的舶來品，放在賣場裡，展示為帶有異國風味的消費品，供人消費。

然而文化理論家Homi Bhabha (1990) 等人認為，身份認同並不是固定的，也沒有一定的形式，因此更需要跨文化的教育。如前述的例子，如果全世界是人口只有百人的地球村，藝術教育人士該做的事情是異中見同，體察藝術在各個文化社會中似異實同的展現。要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瞭解，最好先瞭解社交生活中藝術所扮演的角色、地位與多樣面貌，在豐富的生活，不乏各文化社會共有的藝術身影。例如有關信仰或紀念的藝術，都會用影像來表達恆遠的文化價值；政治漫畫、大型油畫及壓克力顏料，或某些形式的表演，經常會質疑或反諷文化價值；服飾、環境及家用品的設計，則會滿足人類想要與眾不同的心裡；這些都是跨文化的共同現象。我們要研究文化與藝術，是因為社會風俗與各種親近的文化及次文化之間會相互影響，而藝術正是觀察這種 互動的櫥窗。

三十多年前，我奉為20世紀大藝術教育家的 June King McFee 引領我研究荷蘭人類學家Adrian Gerbrands (1957) 的見解。Gerbrands深入非洲和巴布新幾內亞，他從所研究的案例中體會到藝術的三大功能：恆存、改變、加

強。藝術能加強並傳遞文化價值，能改變文化並修飾環境。Gerbrands證明了藝術會直接或間接振奮群體、團結眾人，也能夠喚起社會意識而促成社會改變。他發現藝術是社會地位的表徵，增添物主的威望，例如建築、珠寶、繪畫都具備這種特性。各種文化社會都用藝術來呈現信仰、政治、經濟、文化的衆多層面。藝術家因其作品表現形式及影響有異，而被視為魔術師、教師、神話創造者、社會治療師、傳譯者、飾工、宣傳家，也是改變社會的觸媒。人所創的視覺形象，也就是我們所稱的藝術作品，有助於瞭解文化及其歷史與價值。我們會質疑這些價值，也會縱情想像或尋夢。各個社會的藝術家都以美好的藝作饗宴我們的審美官能，同時將文化意義融入有形體的作品。現代藝術教育課程應該幫助學生瞭解各種文化的藝術作品所呈現的這些層面，並鼓勵學生以同樣的方式運用藝術。

我們期望學生不只是會摹仿其他文化社會的藝術形式與技巧，我們也不鼓勵脫離藝術創作的時空環境去進行美學探討，只問作品形貌而不探究其意義。真正重要的是讓學生瞭解到：沒有藝術體現就沒有文化。各文化中藝術家、贊助者及一般大眾的角色有何相近之處，也是值得研究的。

唯有從這樣的角度去瞭解藝術，才能為這個複雜的多元文化社會編製出跨文化的藝術教育課程。學生可以研究來自各種文化的藝術，見證藝術作品物化及恆存文化價值，也觀察到藝術在政治及宗教信仰的改變延續之中發揮了何種機能。學生研究過喚起社會改革的藝術之後，也許會有自己的開風氣之作。研究各地的節慶之後，就知道各文化群體都會用各種形式的藝術來慶祝並豐富他們的文化大事。然而這只是教育的起步，藝術教育不能侷限於傳統的課堂教學。不同的文化之中都可見到用藝術來記錄或述說故事，我們也可以鼓勵學生透過創作以記述自己的重要故事，或許就用殖民與權力關係作為題材（也就是從多元文化教育進展到反種族歧視／反壓迫教育）。來自各種文化的藝術作品，各有其可供品味鑑賞的技法與成就，各種程度的學生也可以對照比較不同文化社會的傑出魔術師、教師、神話創造者、社會治療師、傳譯者、飾工、宣傳家，歷史記錄者等等的藝術作品，找出其共通之處。

學生自己從事藝術創作時也可以選擇實踐這些角色。相較於一般所謂的多元文化教育主題，這樣的主題才真正擺脫了教條，鼓勵我們跨越不同的文化而目睹藝術的普世功用，用更寬闊的社會文化審美觀及更豐富的藝術史知

識來賞析藝術，把焦點放在藝術與視覺文化而不致偏離。如果我們已經具備了跨文化教育所需的觀念，在眾多的文化中尋找相似的主題，體認到文化是不息的生命而非靜態的物件，那麼我們就已經擺脫了傳統的枷鎖、教條與迷思。我們應效法藝術史學家 David Clarke (2002) 揚棄舊有的權威思想：「我們必須保障多元的觀點平等並存，沒有任何優越的聲音，然後才可能站在全球的觀點去討論藝術史」(p.241)。

參考文獻

- Bhabha, H. (1990).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 Clarke, D. (2002). Contemporary Asian art and its Western reception. *Third Text*, 16(3), 237-242.
- Clunas, C. (1999). What about Chinese art? In Catherine King (ed.). *Views of difference: Different views of art*. (pp.121-141).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riscoll, R., Curtis R., and Clifford, A. (1997). *Mr. Bean's scrapbook: All about me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collins.
- Gerbrands, A. (1957). *Art as an element of culture, especially in Negro Africa*. Leiden: E.J. Brill.
- Jones, O. (1856). *The grammar of ornament*. London: Day & Son.